

无尤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1

美国 萧逸 / 著 (全四册)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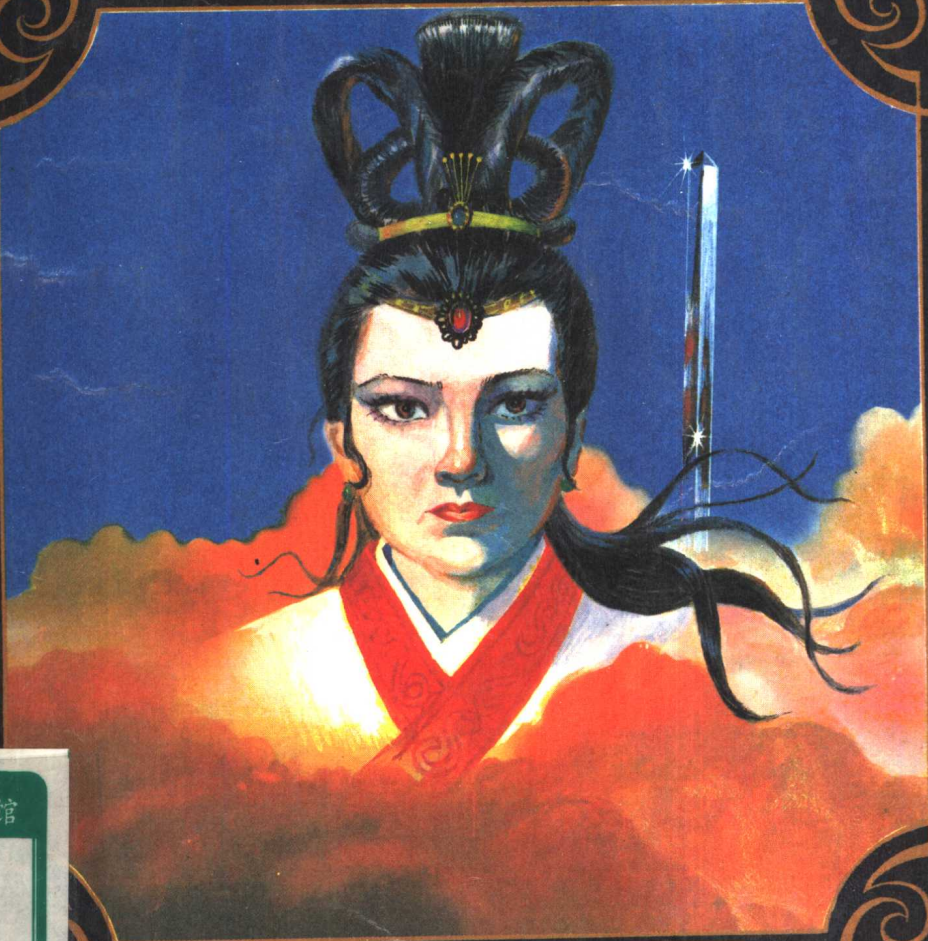
无尤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美国 萧逸 / 著 (全四册)

2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学院图书馆

5

无尤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3

美国 萧逸 / 著 (全四册)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无尤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4

美国 萧逸 / 著 (全四册)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万犹公变

WAN YU GONG BIAN THE WU HONGGONG

作者：[清] 李汝珍

译者：[清] 李汝珍



I247.5
661-1

013718

无忧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

美国 萧逸 / 著

CHU SHIAO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①

1986 · 北京

I247.5
66'-2

013723

无忧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

美国 萧逸 / 著

C. J. SHIAQ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②

1986 · 北京

I247.5
661-3

013726

无忧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

美国 萧逸 / 著

C. J. SHIAO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3

1986 · 北京

I247.5
661-4

013729

无忧公主

WU YOU GONGZHU WU YOU GONGZHU



美国 萧逸／著

C. J. SHIAO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4

1986 · 北京

无忧公主(全四册)

美国 萧逸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百花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· 38 $\frac{1}{2}$ · 891,000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书号: 10309·148 印数: 1-105,000 定价: 9.10元



作者近照

水涨船高，象是起潮了。

大船摇动的厉害，尤其是那根合抱粗细、高耸当天的船桅柱子，吱吱哑哑的响着，看样子真象是随时都会倒下来。

月亮够大也够圆，只可惜才出来不久就被乌云给吞噬了，江面上浪花汹涌，一个接一个的卷起来拍打在岸上、石头上、船身上，每一次都澎湃有声，激发出万点银星。

象是有人吩咐了一声，大船就悄悄的起锚了。

大江上蒸腾着白茫茫的雾气，时见鱼群的“泼刺”。

“白头”老金一声不吭的抽着烟，不时翘起脚来，旱烟袋杆子磕在鞋底上，笃笃有声的落散着小火星子。把舵的是他儿子“金七”，挺高的个子，头上扎着布，浓眉毛，大嘴，黝黑黝黑的，看上去象是天生干船的，有一身用不完的力量。

那一边灶头上，小伙计“毛五”正在升火煎药，一把把的树枝塞进灶头里，发出劈劈拍拍的响声，火苗子不只一次的穿出来，差一点就燎着他的眉毛。“嘿！”他嘴里嘟囔着：“煎药就煎药吧，干吗还非得要有这么些讲究？非得用桑树枝来烧火，怎么！桑树枝烧的火是冒蓝烟儿？”

“嘿，这你就知道了！”

老金微微咧着嘴笑，一丝丝的白烟，就象小蛇也似的由他

黑牙缝里钻出来。

“岐黄谱上说过，桑是属凉的，用桑枝点火，八成儿是去火吧。”翻着两只大肿眼泡，咽了一下嘴：“噢，准是清火气，清心补肺吧！”

“清心补肺？”毛五一脸的疑惑：“这么说，他是得了肺病？年轻轻的……可怜。”

“别瞎说！”白头老金立刻又正经了起来：“这话要让人家听见，可不答应你，年轻人嘴里要积德！”

毛五嘻着一张黄脸，道：“我只是瞎猜着玩罢了，要说人家相公，还真是个好人哪！”

一面说，他直起腰来，用一根白木头药杓子在大罐子里搅着，浓重的药气随风飘散开来。接着他用一个小小的药滤子，把罐子里的药汁滤出来，不过是小小的半碗药，又浓又绿的颜色。

毛五用鼻闻了闻，皱着眉毛道：“这是什么味呀？怪里怪气的！”才说到这里，他立刻眼睛发直的注视着前方，道：“看！那个难说话的主子来了！”

白头老金一怔，赶忙站起来，烟也不抽了，把着舵盘子的金七也伸长了脖子。

在舱檐前面两盏桶状的宫灯照射下，一条瘦长的影子已来到了近前。

白头老金紧张的趋前，陪着笑脸道：“甭！这不是史老爷吗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来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派头十足的点点头：“这是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噢！”老金向外看了看，这地方他太熟了，当下脱口道：“五里滩，再下去是七星勾子，呵呵，还早呢！要到明天过了晌午，大概就到了汉江了！”

“哼！”来人不耐烦的听着，一双黄焦焦的眉毛，时开又合，两只小眼睛频频眨动着：“到时候记着告诉我一声，我要下去一趟买点东西。”

“是……”老金十分巴结的样子：“史老爷和贵宝眷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姓史的一下子虎起了脸：“你乱说些什么，小心我掌你的嘴！”

“啊！”老金吓得后退了一步，半天才变过脸来，一面陪着笑道：“是……小人糊涂，小人糊涂！”

“不要再说了……”

姓史的抖了一下闪闪有光的黑缎子衣裳，冷冷的打量着面前的三个人：“前舱里没你们什么事，以后不招呼不许进来，只管好好招呼着船，到了鄱阳湖我们走人，钱只有多没有少，知道吧！”

倒是后面这句话还算中听，“白头”老金拱着两只手连连称是。乘这机会，他才看清了疑是“官场”上的对面这个人物。

五十六七的年岁，头发虽不象自己那样的全白，却也差不多半白了，一对招风耳，小鼻子小眼睛，老金看在眼里，却是纳罕着对方的这副尊容，也不知是哪一点主贵，值得他这么神气。

姓史的交待完了这几句话，刚要转身，一眼看见了毛五手里端着的药碗，怔了一下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……”毛五结巴着：“是……一碗药……”

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从第一眼看见这位史大爷起，毛五就对他不顺眼，可也真怕他。

“药？”姓史的已走了过来。

毛五讷讷的道：“是药，这舱里的一位相……相公……”

“这舱里的相公？”姓史的脸上象是忽然罩上了一层霜，拧过头来，瞪着白头老金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金不安的干咳了一声，讷讷的道：“是……这么回事，船过洞庭时，上了个客人……”话未完，只见面前人影闪了一闪，紧接着“啪！啪！”两声脆响，包括金七、毛五两个人在内，简直都没看见姓史的什么时候出的手，白头老金已挨了两记耳光。

这两下子打的还真不轻，老金“啊哟”的叫着，顺着嘴角往下面淌着血。

金七不甘父亲的挨打，一下子由舵台上跳下来，伸手就去操一根长篙。

姓史的好象是一个练家子，好快的身法！

金七的手还没来得及抬起来，已被那位史大爷的脚踩了个结实，别看他个子不大，劲头儿可是不小，没有怎么施劲儿，金七已痛得几乎咧嘴，连声“啊唷”了起来。

白头老金顿时傻了脸。

毛五更是端着碗，象个木头人似的怔着。

史大爷冷笑着道：“怎么着，还想动家伙，不要命了！”

白头老金哭丧着脸，连连打躬道：“小人不敢！小人不敢！史大爷你老高抬贵手吧！”

“哼！”姓史的缓缓松下了脚，一脸怒气的看着老金道：“不是跟你说的好好的，这条船，我们整个包下了？怎么还搭外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老金自知理屈的陪着干笑道：“这……是这么回事，这位相公一个读书人，又有病，那间边舱房空着也是空着，所以就要他上来了！”

姓史的想发作，却又忍着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你好大胆子！叫他下去！”

“这……”金七一脸为难的样子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明天船一到汉江，就叫他下去！”

姓史的还要再说什么，就见前舱里款款步出一个细腰长身的姑娘，老远向着这位史大爷点了点头，姓史的快步迎了上去。

细腰姑娘噓一声道：“小姐关照，叫大叔你别吵，夫人和小主人才睡着了。”

接着说话的声音就低了，那位史大爷回过头看了后舱板上的三个人一眼，就随着来的那个细腰姑娘去了，紧接着前舱的两扇舱门也就关上了。

摸着麻辣辣犹有余痛的脸，白头老金缓缓的坐下来。

金七一脸忿忿的走过去，恨声道：“他娘的，船是咱们的，咱们爱搭谁就搭谁，他管得着吗？这个姓史的，也太欺侮人了！”

老金漠漠的看了儿子一眼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也难怪，收了人家的定钱，原是不该再搭外客的……”

“只是……咱们怎么跟那位相公说呢？人家还在病着！”

毛五插嘴道：“这我可不去说。”

老金叹了口气站起来，把旱烟袋杆子插在腰上：“有什么办法，小五，把碗给我，我瞧瞧那位相公去。”

毛五一怔道：“你真……真的要赶他下去？”

老金也没说话，接过碗来，独自个的走了。

背着身子，那位先生正在写字，一头长发披散着，一袭长衫也披散着，宝蓝缎子面闪闪有光，长长的曳下来，上面连一个褶子都没有，乍看上去就象是一整匹缎子那么的平滑光洁。

船身微微的动荡着，使得悬置在他头上的那盏银红纸灯也在晃动着，是以，他修长的影子被扭曲了。

白头老金轻咳了一声道：“这位相公，你的药来了！”

“噢！”长发人缓缓的搁下了手里的笔。

老金把药缓缓的端过来，正迎着对方回过头来的身子。

812310

“何劳老丈亲自服侍，不敢当！”说话时，对方已接过了药碗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

老金笑道：“大概有点凉了，再去热一下吧！”

“不必了！”回答得很干脆。

一边说时，遂即仰首把小小的半碗药汁喝了个干净。

老金这才注意到，对方那只持碗的手，敢情与常人有些不同，包括他另一只手在内，十根手指的指尖，连同指甲，都作暗红、紫黑的那种颜色，看上去煞是可怖。老金心里希罕，却也不便出口询问……忽然一怔，才警觉到对方一双眼睛正向自己注视着。

四只眼睛交接的一霎，老金下意识又不禁打了个寒颤，白天上船时，他竟不曾注意到，敢情对方这个相公真的病了，而且还病势不轻。

苍白颜色的一张脸，显示着病魔的入侵，绝非朝夕之事，一双尚称灵活的眸子，固然是黑白分明，然而在其下眼泡处，也同他的十根尖指一样，郁积着浅浅的暗红色泽，这番奇异的色泽点缀，使得对方斯文的外表着了几许阴森、憔悴和病痛。

白头老金情不自禁的往后退了一步，若非是紧接着对方脸上所显现的微笑，他还真有点心里发毛。

“金老丈请坐，你有话要说么？”

抬起拖着肥大衣袖的一只手，指了一下舱里的座位，老金情不自禁的顺着他手指处就坐了下来。

“老丈喝茶。”

“是……不客气，不客气！”

一面说，老金就手拿起茶几上的茶壶，倒了半碗清茶，糊里糊涂的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
“茶凉了。”

“噢，还好，还好……”